

目 录

黄花岗举义时之赵声与马锦春·····	李正学 (1)
江声日报《铁犁》副刊事件追忆·····	于弼庭 (10)
江南摩擦种种·····	巫兰溪 (12)
附录：巫兰溪其人·····	慧 怒 (60)
包建华别动队始末·····	陈步青 (65)
传奇式人物——袁殊·····	李 之 (80)
七十四军覆灭记·····	黄 政 (87)
镇江邮电史话·····	张铸泉 (98)
镇江人力车史话·····	杨方益 (125)
记镇江义渡船·····	李孝鉴 (143)
于小川先生事略·····	李孝鉴 (151)
康有为茅山葬母·····	笄昌农 (154)
唐子均先生生平和遗著·····	王旋伯、丁志安 (162)
自学成才的电机制造家杨济川·····	杨逸卿 (172)
为航运事业奋斗一生的杨管北·····	徐挹和 (182)
与郁达夫先生相处的日子·····	顾菲臣 (187)
镇江小教界的一颗明星·····	王幼滋 (194)
凌焕曾与敏成小学·····	范长琛、张尊之 (201)
解放前镇江省立中学史事拾零·····	孟有功 (208)
江苏书院志初稿 (中) ·····	柳诒徵 (215)
流连镇江山水的吴琚·····	石 移 (258)
补白：七律·····	苏渊雷 (171)
七绝·····	苏渊雷 (200)
马建忠与元同钱庄·····	蒋文野 (186)

黄花岗举义时之赵声与马锦春

李正学遗稿

予友马锦春（贡芳）与赵声（伯先）皆镇江同乡，其革命事业，各有千秋。兹将往年马君与予所谈广州新军之役（庚戌之役）及黄花岗之役（即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见闻追述如下：

赵君经历事迹，各方面记载甚多，吾乡柳诒徵为之所立一传，亦足以传矣；兹不再述。惟马君与赵君在粤共同起义，所历经过，可歌可泣，不可无记，尤其对黄花岗之役的前因后果，更不可不述也。

马君少年曾毕业于江南武备学堂，在日本学习警政有年。夙抱民族思想，由黄兴介绍，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广东水提卫队边防第十二营、广东新军步兵第二营管带，广东北伐军副司令，广东宪兵练习所所长，江苏宁镇澄淞四路要塞总司令，广西兵备处提调，江苏都督府秘书，江苏省政府参事等要职，并一度任镇江警察厅长。彼时我任丹徒县警察所所长，厅县不相统属，皆系江苏省警务所委派，我二人公余之暇，常谈及黄花岗之役及庚戌之役。

马君云：予带新兵，亦为庚戌之役、黄花岗之役首领之一。予教练之宪兵，为革命出力甚大，死伤亦最多，惜无专记表扬，思之心痛。己酉（1909年）春，予应督练公所总参议韩国钧之召到广东，即与赵声以运动军队为第一步。彼时赵系广东新军步兵第一标标统，予任新军步兵二标二营管带。本计划约定以新军为主、巡防营次之，以发动起义，乃伯先为上峰

所疑，调任提调，未几仍多疑忌，伯先遂辞职赴港，但常假谋事为名，往来于港粤。己酉之秋，运动有效，各革命同志如倪映典、陈炯明、朱大符、邓慕韩、姚宇平、莫纪彭、罗声、邓明德、李竟成等各担秘密职务，以时机成熟即予实行为第二步。伯先去职后，新军中级官入党籍者，仅予一人；故一切要事伯先多就商于我。己酉十月，伯先来粤谓予曰：事将泄，必先于白云山开将校会议，并言及新军带兵官中级以上者某某可杀，某某可临时关闭；由予定期请客伏兵以劫之。于是各事加紧进行，伯先主持全部军事，倪、陈、朱、邓、姚、莫等人各有职务，分道接洽。冬腊之际，预计革命力量，大致组完，唯举事军火不足。至腊月半后，清吏忽增调省外防军到省，军警戒严，对革命举事似有察觉。予谓伯先等同志曰：趁防军初来，立即起事，尚可得手，伯先则以为年内匆促，不可举事，因约来春再动。凡无职业掩护之同志，多数回港。倪映典设机关于清水濠，为新军下级军官接洽处，各目兵可于假日聚会于白云山能仁寺，并为制炸弹之所；一切军械旗帜均藏于清水濠等处。伯先来粤皆寓华宁里遇兴隆客栈，党人多来此处秘密接洽。伯先亦常到广州小北门宣汉茶寮品茶，因我驻北校场，距茶寮甚近，该馆清静、可以放心谈话。伯先常谓予曰：发难时，他必先到我营。迨至腊月二十九，新军忽与训警因小事口角，互相殴击，清大吏竟调旧军，弹压新军，不许新军入城。次年，庚戌正月初二，赵珊林来云：不日即举事，并知同党至港议决，因势起义，诚恐新军遣散，本党即无基本军队，不如孤注一掷。初二日黄士龙来，到大东门桥，城上旗兵，忽枪击黄腹，伤重，抬入陆军医院，不治而死。当夜城上旗兵，齐向二标鸣枪，予令全标兵士，紧闭营门以戒备，一面电告督练公所制止旗兵枪

击。倪映典同志本定初二早由港来省，伯先晚班续至。临行时，映典饮酒过多、不及赶上早班，乃乘晚班，至初三上午方到；入城后，即急往燕塘集合新军，此时巡防军已整队迫近。于最短时间，区分新军为两路，一路由倪统率，迎敌大东门，与巡防军激战于牛王庙。一路由罗声统率，沿广九铁路迎敌。由水陆提督李准指挥之巡防军，从小东门及长堤一带倾巢出动。终以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倪映典牺牲，新军遂向瘦狗岭溃退。李准卫队童管带，事前对我甚表同情、于革命军亦有认识；在新军败散之际，巡防统领吴宗禹，令用机枪扫射，该营原颇多同情革命者，大都抬高枪口，故新军死伤尚不过重。

伯先于初三下午五时抵省，询知新军失败，下轮后，即乘小船密赴河南李姓同志家避匿，然后转乘澳门渡折回香港，步兵一标排长赵珊林、巴泽宪身临前敌，诈为乞丐逃港。

此次革军失败，实因事前筹备未足，仓猝而起，子弹不多。事后尚幸有我友李立才为巡防军司法科提调，临讯新军，成全不少。嗣后清吏办理善后，假退伍名义，遣散新军甚多，故新军势力减去大半。及到下半年重新补征，才逐渐恢复，略有起色。

黄花岗之役，即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亦曾闻马君述及，大致谓广东新军失败，同志星散，伯先与黄兴时常来信令予竭力保留管带地位，以为他日号召。吾人于失败之余，士气毫不颓丧，愤发尤甚于前。清吏侦探严密，所幸宪兵中予学生不少，凡我党遇有拿办者，常予通消息，令其潜逃。当时与军官、职员通信，由陈炯明、朱大符等任之；与目兵及游散人员通信，由罗声、邓明德等任之。陈、朱彼时系咨议局议员及报馆主笔，罗、邓在新旧军当过兵士。军火大半由发饷

装带，或女同志于下衣内带运。炸弹公然用茶具装入，置于手中，从未为人认破。未几，罗声、褚银山、邓明德等案发，或监禁，或被杀，或判解回籍，党人工作因之暂停。清吏派伯先旧部陈某（忘其名）赴港，与何某勾结，以暗杀伯先，幸由宪兵探出实情，密报伯先，始免于祸。当时党中同志创办《平报》及《可报》，以宣传革命，未久均被封闭。私运军火频频，仍觉不足，陈炯明以重金运动瓦木匠人，在修理军械局或子药库时，大量偷带出外，亦从未失风。

辛亥正月，陈炯明、姚宇平、莫纪平等皆假贺年及春宴之机来我私宅晤谈。此时予与伯先、克强等已与孙中山先生及各同志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义。党人皆集中香港待命。数日后，伯先由港来信，由陈炯明面交于予。陈说：今午须赴粤督张鸣岐之宴，急欲先交此信与你，此信在身，甚为危险。信中所言，全系军事方略，最后大书特书“扫除余孽，还我山河”等壮语。又数日，李竟成忽由港来，声称伯先令其暂寓我家，一举事伯先即来省，先至我宅，并嘱我切实掌握本营兵力，不可无谓损失，待他来时，生死与共，云云。嗣后，李竟成往来省港间，专事伯先与我之联络工作。正待举事之际，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案发，因之形势顿然紧张。香港同志举伯先为正司令，克强为副司令。伯先因省多熟人，委托代表宋玉琳驻省城内马鞍街，随带敢死队及军械。克强亦亲来省城，住司后街，亦随带军械死士。匡约入城者约八百人，举事时可增到一千六百人以上。另有女同志因臂力不足，不能应战，予派到城内放火，或临时工作。予与陈炯明、胡毅生等共议三事：

（一）议由赵声攻取水师行台，黄兴攻取督署，陈炯明占领小北门，洪承占占领大北门，姚宇平占领大东门，马锦

春在城外指挥新军，沿东北角入城，其余分十三部分，各任职务。

（二）议由赵声于发难日来省，随带军械三数百人，由港附轮抵省，登岸时，如遇清军阻挠，即行枪杀。

（三）议命令各党员事前以沉着为是，即遇检查，切勿动武，以免引起清吏注意。

以上三事，亦均得伯先、克强诸公同意。当时新军，以我所部之二标二营为革命军主力，我营内队官排长，皆与我一心同气。唯二标标统陶懋榛，常借故与我为难，最为可恨。三月二十六日，我分别至陈炯明、姚宇平处研究地形，商讨计划。而清吏戒备日严，谣言日众。李竟成又来述及赵黄两公，仍以四月初一日为起义之期。据姚宇平言：来省巡防营大半可为我用。正谈话间，我营护兵忽来传言标统、协统命予速往标部。予即到标部，协统蒋尊簋已先在座，对我言词，尚属和平；而陶标统以军刀抛地，骂我荒谬，继又笑拍我肩，连说：此事全仗汝一人矣！予始知二营由吴文华领向白云山而去。予即令马夫徐乐义备马随予到白云山，未数里，遇到我营队官吴庆恩带队止候，并告知：吴文华刁难情形，我营除右队外，前左后三队，皆随吴文华北行。不及十里，追上全营官兵，派人监视吴文华，召集吴庆恩及后队官沈保华，排长何振、韩福祥、赵楚等会议，皆以看城内火光为进止，相率登高探望火势，大则色喜，减则为忧，如此数次，火竟减落，各皆丧气而回，此皆二十九日以前之事。

次日，始知二十九日下午，清吏派军警多人，沿户搜查；候补同州马镛桂带队在司后街拿获嘉应州等九同志。克强闻讯又来告予：情势紧迫，恐被搜及，欲先发制人云云。克强即率所部众技械攻入督署，拟擒总督张鸣岐而未果，遂

纵火焚烧督署，其他机关各同志，事前未洽定，不知此举，故无接应。克强势孤，且清军大集，又伤折手指，乃裹创手，向藩署前双门底方面逃逸。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城门关闭，张督逃到李准提督处，传令无论何人，凡杀党人一首级，赏洋一百零二元（以百元为赏金，二元作埋葬费）。葬于黄花岗之死难烈士，共七十二人，此役实不止此数，吾邑阮德山烈士即不在其列。宋玉琳当日来晤克强，即遭擒获丧命，临刑慷慨陈词，从容就义，并自称为党人领袖，欲以一己之死埋护同志。

至于集中马鞍街之同志，因无主脑，遂至星散。其他机关同志，大半逃命居多。但是城内所居东南西三区的各同志，逃避尚易。因党人注重大小北门，清吏早已侦悉，在此地方遭害者最众。我新军皆驻城外北校场、燕塘等处，都因枪刺刀全无，无从举事，除燕塘同志徐维扬、苏慎初越墙逃港外，凡黄浦、虎门同志军官邓铿、张我权、钟鼎基、吴庆恩、任鹤年、沈葆华、刘浩与予等多人，此时均受陶标统各上官严密监视，不能出营队一步。凡不在营的军官目兵，陶标统一律奉请通缉。幸协统蒋尊簋对革命同志，尚从宽看待，不肯严惩，蒋见张督时并声言新军尚安静。彼时一见习官雷醒民，出外数日忽回营，陶命我拿押。我令吴庆恩由后门放之逃逸，陶后闻之，几欲拔枪击我，其怒可想。

此时，广西提督龙济光，率二十营来粤，兼任新军镇统，专以整肃党人为务，轻则开除，重则拿办。予先遭撤职，后又拿办；目见被杀党人甚多。蒋协统讯予曰：汝名甚大，龙提督曰：汝可知吾在广西，杀统带、管带多人乎？语多恐吓之词，予不为之动，但见清吏逐日所杀党人，皆用蒲包套首，防人识之，其残酷凶恶，亦不免不寒而栗。

黄花岗之役，死难者不止七十二烈士，尚有役后被杀者，更无从稽考。当时李世桂为侦缉督办，专以搜杀党人为务，予被视为死囚要犯押送押所，四周执手枪、大刀者数十人；予之生命，早置度外。水师提督李准（字直绳）因予曾任其卫队长，与之有师生之谊，力劝予供出同党姓名、住址；予则抱定决死之心，坚不以个人生命之苟全，置多数同志于死地也。盖当时予知在粤穗党人不下数百人，予稍有动摇，即坏大局。讯问终结，予祇承认与赵声同谋，机关在香港，而本省城内之小机关、小党人，向不过问，从无往来，一味以搪塞之词对之。其时，赵声已于三月失败后，忧愤过度，痢发于脏，肠裂而死。黄兴亦已远扬。虽经多次提讯，酷刑累加，总咬定原供不改。粤督张鸣岐虽一再传令，处予死刑。终经李准救护，得以免死。每念李恩，常感涕零。

侦缉队长贺文标，专审委员周子文，知我系李提督学生，谕令保出候讯，囑具十人保状，并加印结。因使我弟马锦富、张沐如两人在外觅保，得特别区警官吴江左之加印结，因之获释。侦缉督办李世桂派役二人随同回宅，监视行动，不许离省。未几，将军凤山被炸，风声又紧，清吏又欲拘我。予乘两监视人睡熟，只身逃出，由莫纪彭、邓慕韩，夜半护送登轮，安然赴港。

马君又述及赵声事：

赵声，字伯先，江苏丹徒县之大港镇人，幼即聪慧，时犹为八股文，七岁即成篇，九岁举神童，应县试，所为文可入学，但试卷每行二十格，而声信笔以书，不依卷格，每行或十九字，或二十一字，以是不中程式。声刚毅过于常人，年十四，大港清吏捕禁无辜人民，声愤怒，入狱破枷锁放此人出狱，一镇皆惊。年十七，中秀才，亲友来贺，声笑曰：

“大丈夫当为国宣力，区区一秀才何足言！”时山阴俞明震在南京办陆军学堂，声往南京，寓近学校之僧寺，偶为校中学生代笔，俞赏其文，察知声作，报声入校，声因是研究兵学，愤国势积弱，以为专制之毒，非革除不可。毕业后，留学日本，考察军政，尽交留日抱革命思想者，告人曰：

“革命贵实行，居日本何为！”乃回国，任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教员，内结教员学生，外结革命同志，一九〇三年秋开会于北极阁，演说革命，南京学生多来听，为反动清吏所忌，欲拘捕而死之，声乃走长沙为实业学堂监督。继又游津保，入北京，出山海关。后因江南创新军，声回南京任督练公所教练江阴新军。又随道员郭人漳入广西桂林，声任管带。旋回南京，任三十三标第二营管带，继升标统。声所到之处皆以民族主义慷慨演说，大声疾呼，播种革命思想。时两江总督端方仇视革命而深忌声。声亦知之，乃往广东任督练公所筹运科提调，继为第二标新兵统带，粤督张人骏器重声，郭人漳为防军统领，以廉州士人刘恩裕抗税起义，声密与联合，而待人漳为内应，人漳表面表示同意，而密告于人骏，端方又电人骏谓声才可大用，但志不可测，切勿养虎贻害，人骏遂去其兵权，使为陆军小学监督，又降调督练公所提调，声遂弃职回宁，宁人士惊传革命首领赵声到，端方通令文武协捕。丹徒蒙人崇朴（字质堂）为两江师范教员，闻声事，急遣侄慕庭星夜驰马告声，促急避，声乃夜半走浙而免于难。未数月，往香港谋大举，先是革命同盟会设总部于日本东京，置南方支部于香港，孙中山先生到南洋庇能埠筹资，声与黄兴到底能埠，与孙商量大举之策，商定回港，设总机关部。一九一一年三月十日，开发难会议于总机关部，议决十路攻广州各机关：声率安徽同志百人攻水师行台；黄兴率南洋及福

建同志百人攻总督署；陈炯明、胡毅率民军及东江同志百余人防截旗、满界及占领归德、大北两城楼；黄侠毅、梁起率东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姚雨平率所部百人占领飞来庙，攻小北门，延新军入城；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马 军械局；张云村率五十人占龙王庙；洪承点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炮营；罗仲霍率五十人攻电信局。声为总司令，黄兴副之。黄率同志先期入广州，声与胡汉民驻港备后援，忽接黄电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声大惊，拟自入广州策划。二十八晚又接黄电云：“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声大喜。二十九日率全部赴广州，三十日晨到达，而事已前败，石经武、宋玉琳、林七妹等百余人先后死难，后葬黄花岗，世所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也。独黄兴等数人得脱，间道归香港，声亦回港，但以大志未遂，死者多党中俊杰，愤而成疾，扶病赴顺德，谋再举，不成，拔枪自杀，为同志所夺，乃经澳门归港寓而大病。四月十九日午后，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句，泪随声下，复张目曰：“吾负死难诸友矣，君等其为死者雪耻！”言訖目闭而泪出不已，自是不复能言，到二十日下午一时，卒于香港雅利民医院，年仅三十一。初葬香港茄菲公园附近山巅，碑曰天香阁主人之墓。一九一二年声弟念伯领镇江军积功至少将，迎柩归葬于镇江竹林寺。

一九六二年十月初稿，时年七十有八

江声日报《铁犁》副刊事件追忆

于弼庭

1932年夏，当时我用名“于在宽”，年二十一岁，在镇江银行工作，业余爱好文学。青年朋友中完恩霖（笔名常白，回族）、张欣余（又名醒愚，江声日报编辑）、韩北屏（又名伯屏，商店店员）、蒋正谦（笔名震千，钱庄职员）等，时相过从，阅读“左联”文学刊物及其他新文艺书刊，交换图书，评论写作。共同愿望有一发表习作园地，经张欣余与《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接洽，刘同意在该报编出《铁犁》副刊，不付稿酬。参与编辑工作的有张欣余、完恩霖、韩北屏和我等，均负经常写稿义务。事实上，张欣余因在报馆工作关系，负责较多，稿件内容，描写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具有时代气息，不谈风月。该副刊编出十数期，刘煜生从有关方面获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民政厅长赵启骧，借口《铁犁》副刊内容“反动”，将迫害于刘。刘遂在《江声日报》登载启事，大意是《铁犁》副刊系由张欣余、韩北屏、于在宽三人负责云云。未几，《江声日报》馆被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查封，刘煜生被捕，罪名为“宣传抗日及鼓动阶级斗争”（大意）。不久，在镇江省会警察局任职的刘煜生之兄刘××（忘其名）率领警士将张欣余和我逮捕，移送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先后审讯两次，询问与刘煜生关系及所写稿件名称、有何企图等。我们均如实供述之。1932年冬，刘煜生被枪毙。我与张欣余各被判处徒刑一年，并未开庭宣判。凭执行通知移送镇江县监狱执行。19

33年秋，刑满释放。

我与刘煜生原不相识，《铁犁》副刊编出后，有时见面。印象上其人性格爽朗，对年轻人热情。所编《江声日报》版式、内容，在当时镇江报纸中，较有生气，如该报评论人力车夫罢工，支持“车夫有其车”之要求。据闻，刘煜生被杀原因，乃结怨当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权贵，被横加无辜罪名，刘煜生为了控诉反动政府罪恶，临刑前曾高呼“拥护中国国民党”等口号，鸣冤叫屈，其情实可哀悯，反动统治下官僚杀人，不择手段，胡作非为，实令人愤恨。国民党反动派也丝毫推脱不了杀害报人刘煜生的罪责。

1985年7月25日于上海

江南摩擦种种

巫兰溪遗稿

江苏省长江以南一带，通称江南地区，东连淞沪，西至宁芜，南襟太湖，北濒长江，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和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都在这个地区内。境内二十六个县市除部分山地丘陵外，大部分地区河川湖泊交织，公路铁路贯穿，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重要基地。

抗日战争初期，不到几个月时间，这一大片繁华富庶地区，全部沦陷；日寇所至，烧杀淫掠，江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抗日自卫。就在这个严重时刻，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按照党中央的关于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指示，不顾国民党的限制，积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主力军，发展游击队，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其他抗日武装，狠狠打击日寇，迅速打开了江南敌后的抗战大好局面，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成为日寇的心腹之患。

但是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江南，原是国民党限共、防共的阴谋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抗战开始后，国共正式合作，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经过整编，组成一个军，一九三八年元旦，这个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但蒋介石对这个抗日军队非常害怕，特别是赣南闽西和浙江地区，原是红军游击队根据地，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如果让新四军留驻原地，人熟地熟，发展一

定很快，势必难以限制。因而玩弄了一个“调虎离山”之策，指令当时第三战区（包括福建、江西、浙江、安徽皖南、江苏江南地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把新四军调驻皖南。顾祝同执行了蒋的限共、防共密令，把新四军调驻在皖南泾县茂林镇，放在自己鼻子底下，随时加以控制，而把新四军的主力战斗部队——第一支队，调往江南前线，并划定作战地区为：东起丹阳，西至芜湖，北至长江，南临京杭公路为界，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沿江狭长地带，也就是敌伪重兵所驻的京镇地区。

把一个新成立的部队，进驻这样的地区，国民党表面上说，是实现共产党提出一切武装部队都到前线抗日去的号召；实际上是施“借刀杀人”之计，妄图借日伪的力量以消灭之。不仅如此，国民党还派了一些部队尾随其后，形成夹击形势，切断茅山第一支队与军部的联系等，置第一支队于死地。但是事与愿违，第一支队挺进江南后，陈毅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扩大抗日武装”的战略方针，以后又遵照周总理传达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迅速建立了政权和根据地，扩大了军队和武装力量，开展了敌后抗战，长驱苏常，直逼沪郊，屡创敌顽，威震中外。第一支队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上层的惊恐，蒋介石指派陈诚、白崇禧等亲临第三战区，商量对策，顾祝同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在皖南成立第三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切断新四军军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在江南成立了以冷欣为首的第三游击区总指挥部、江南行署、江苏省党部江南办事处、江苏省动委会江南办事处和三个专员公署等，扩大国民党的势力，妄图扼制新四军的发展。

一、国民党反共暗潮的初起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经过皖南宣城，陆续进入江南地区，弯弓射洞，获得辉煌战果，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勇气。为了推动江南抗战的大好局面，一九三九年春，周恩来同志亲自来到皖南观察，顾祝同、谷正纲等，出面招待。周总理运用了一个微妙的时机，在歙县（即徽州）的岩寺镇附近，召集了一次会议，贯彻毛主席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进攻等抗日作战方针。不久，这件事被住在屯溪搞秘密活动的中统分子吴仁甫和谷正纲政治部的军统分子张超查悉。我当时担任第三战区总动会总干事，这个会名义上对外负责人是谷正纲、戴戟（戴是十九路军抗日将领之一，当时担任安徽省皖南行署主任，是一位赞成国共合作的抗战派）和一位民众代表金慰农。中统分子吴仁甫对我打招呼，说总动会的副组长余华，参加周恩来的会议，准备逮捕他。我当时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及邻近各县如泾县、旌德、太平等地进行动员工作，曾和袁国平有过往来，袁知道我过去参加过“大革命”并被蒋介石通缉过，乃以旧友相待。我因此对余华问题，与戴戟相商后，遂未肯同意。戴戟对谷正纲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还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周恩来不是你们政治部的上级吗？即使参加过他的会议犯什么罪呢？”另外，军统分子张超，也对一些参加的人进行迫害。周恩来到皖南以后，皖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就出现了一股反共暗潮。

总动会两个头目，戴戟是讲统战的，谷正纲是反共的。当时，谷正在屯溪创办《前线日报》和新四军所办《抗敌日报》唱对台戏。在社论中除宣传反共外，并对主张团结抗日的戴戟，不指名地多次诬蔑。新四军的《抗敌日报》除刊登一些反对分裂、争取团结的文章外，还大量发表进入江南

沦陷区的陈毅部队，活跃在大江以南英勇杀敌的战斗报导，并刊登陈毅的《卫岗初捷》等诗篇。

这年春末，蒋介石接连派来两名大员——陈诚、白崇禧，表面上是来说明汪精卫出走重庆经过，号召全国反汪，压制汪伪政府成立，实际上是和顾祝同、谷正纲密商第三战区对新四军之策。陈、白走后，顾祝同在一次对省级负责干部的谈话中说：“我们调查新四军各种情况后，曾作出一种估计：认为叶、项在皖南，虽离长江不远，但我军四面包围，可说是‘一只瓮中之鳖，手到擒拿’，不怕他们飞出去。但第一支队的陈、粟部队，早已脱出指定驻地，除和皖南军部联系外，并向东经过常州、江阴到常熟，接近上海西部，亦可说是‘一群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听其自由游泳，前途是很危险的。现在韩德勤身为江苏省府主席，连苏北的治安都管不了，还谈得到顾及江南吗？而江南的各级党政军机构都未建立，江南沦陷的二十六个县，真可算是陈毅活动的自由天地。现在蒋委员长已决定，叫我们立即扩大江南军政党机构，大力压制陈毅，因为他在共产党内是有较高地位的，他是井冈山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这席话表明了：国民党背弃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防共限共的分裂阴谋。

二、限制陈、粟部队发展的图谋

陈毅领导的部队进入江南后，首先利用茅山的地形条件，在高淳、句容、镇江、溧阳等县，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建立了茅山抗日根据地（江南二十六个县，原划分为淞沪、苏常、宁镇三个行政区，现因南京无人管，并入宁镇区，改称为京镇区，茅山及其周围的四五个县都属于这个区）。这就引起苏北韩德勤的严密注意。韩是一个实行蒋介石防制异党政策的顽固反共派，当时任江苏省主席兼国民党江苏省党

部主委，驻在苏北兴化县境内。他派了一个过去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军阀时代的余孽、高淳人汪国栋为京镇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手下有地痞流氓武装约一营人以上，并派了韩德勤部下的十六团长、句容人石佐民带同武装南来，兼任句容、溧阳两县县长。还派一个号称能够统率地方武装的庄梅芳为镇江县县长。他们这批人到了江南后，表面上号称是恢复江南行政体制，安抚沦陷区人民，会同新四军共同抗日，实际上是搞防共、反共的阴谋勾当。汪国栋就在茅山周围，专门搞磨擦事件，破坏新四军抗日。顾祝同为了扩大他在江南的军政党机构，乃与韩德勤商量，多方物色人物，成立了下列机构，以加强顽固派力量：

（1）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总指挥冷欣；

（2）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主任由冷欣兼任；

（3）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江南办事处——主任周绍成；

（4）江苏省总动会江南办事处——主任巫兰溪；

（5）江南文化事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则中、周绍成、巫兰溪（委员会直属国民党中央，负责发行《江南日报》和《现代青年月刊》，经常供给《前线日报》稿件，并编印各种小册子，扩大反共宣传工作）；

（6）京镇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汪国栋；

（7）苏常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曹滂；

（8）淞沪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先为蔡××，后为平祖仁。

所属各县一律派出县长，成立县政府，并发给武器，成立各县保安部队，不少于一个连。

县以下一律恢复区长、镇长、乡长。人选先要到后方来，由江南行署所办“地方人员训练班”作短期训练后，再